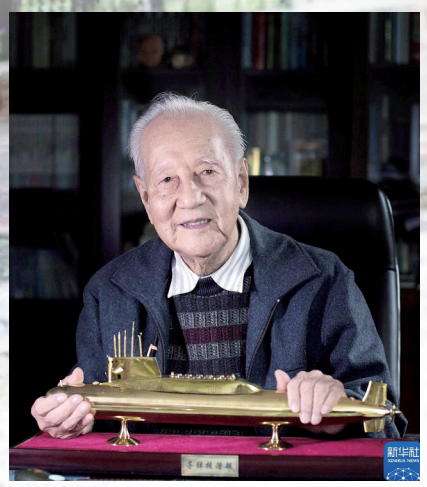
“中国核潜艇之父”黄旭华逝世

黄老是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，为了国家曾隐姓埋名30年

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，中国工程院院士，共和国勋章、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，全国道德模范，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旭华同志，因病医治无效，于2月6日20时30分在湖北武汉逝世，享年99岁。

曾为国家隐姓埋名30年，他生前在多个场合说过“此生属于祖国，此生无怨无悔”。今天，我们道别黄老，向他的爱国与奉献精神致敬！黄老，一路走好！

黄旭华手捧潜艇模型的肖像照片（2016年12月20日摄）



袁隆平、黄旭华罕见同框

一个让我们不挨饿 一个让我们不挨打

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大庆前夕，中国工程院袁隆平院士、黄旭华院士荣获“共和国勋章”。袁隆平和黄旭华的罕见同框，一个为杂交水稻奉献一生、一个为造核潜艇隐姓埋名30年……这一幕，再看依然泪目……网友：一个让我们吃饱饭，一个让我们挺直腰！一个让我们不挨饿，一个让我们不挨打。

2019年4月18日，黄旭华走在前往办公室的路上。

此生属于祖国，此生无怨无悔

——隐身30年的中国核潜艇先驱黄旭华

国家的分量，在一个人心中能有多重？重到可以为之远离家乡、荒岛求索，深藏功名三十载；重到从一穷二白中“头拱地、脚朝天，也要把核潜艇搞出来”；重到年过九旬仍不甘退休，誓要再干好多年……

2020年1月10日，黄旭华，这位共和国的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，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了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章。

“共和国勋章”、全国道德模范……功勋卓著的光环之下，黄旭华百感交集：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，这是我们自己干出来的。

黄旭华的人生，就像深海中的核潜艇，“深潜”一辈子，无声，却有无穷的力量。

“深潜”三十载，做隐姓埋名人

一头银发向后梳拢，整饬的西装上搭着一条已经磨起球的素色围巾，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。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名誉所长黄旭华院士，用云淡风轻的语气，谈起那些惊天动地的过往……

1926年，黄旭华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的一个小镇，小学毕业时，全面抗战拉开了序幕。黄旭华在炮火和动荡中走过了他的少年和青年。

“想轰炸就轰炸，因为我们国家太弱了！我要学航空、学造船，我要科学救国！”海边出生的黄旭华，以造船系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国立交通大学（今上海交通大学），学术成长由此起步。

1958年，中国启动核潜艇研制工程。一批人挑起开拓我国核潜艇的重任，黄旭华是其中之一。

彼时，面对苏联的技术封锁，毛泽东誓言：“核潜艇，一万年也要搞出来！”“听了这句话，更坚定了我献身核潜艇事业的人生走向。”黄旭华说。

1965年，核潜艇研制工作全面启动，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在辽宁葫芦岛成立，黄旭华开始了“荒岛求索”的人生。

荒岛之艰难困苦，没有削减同志们的干劲。所有人心里都装着使命，尽快研制出中国的核潜艇。做一辈子的“无名英雄”，黄旭华心甘情愿。

接下这份绝密任务后，黄旭华三十年没有回过家，家人不知道他在外做什么，父亲直到去世也未能再见他一面。他说：“当祖国需要我一次把血流光，我就一次流光；当祖国需要我一滴一滴流血的时候，我就一滴一滴地流！”

十年磨一剑。黄旭华及其同事们荒岛求索，在世界核潜艇史上写下光辉篇章——上马三年后开工、开工两年后下水、下水四年后正式编入海军进入战斗序列。

中国成为继美、苏、英、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，辽阔海疆从此有了护卫国土的“水下移动长城”。

白手起家，干惊天动地事

“那时候严格地说是不具备研制核潜艇的条件的。我们没有人见过核潜艇，大部分人没出过国，都是‘土包子’。”黄旭华说。

一没有核潜艇的相关知识和参考资料，二没有足够的科研水平，三没有硬件条件，摆在黄旭华和同事们面前的情况十分棘手。

没有条件也要干！怎么办？骑驴找马，绝不等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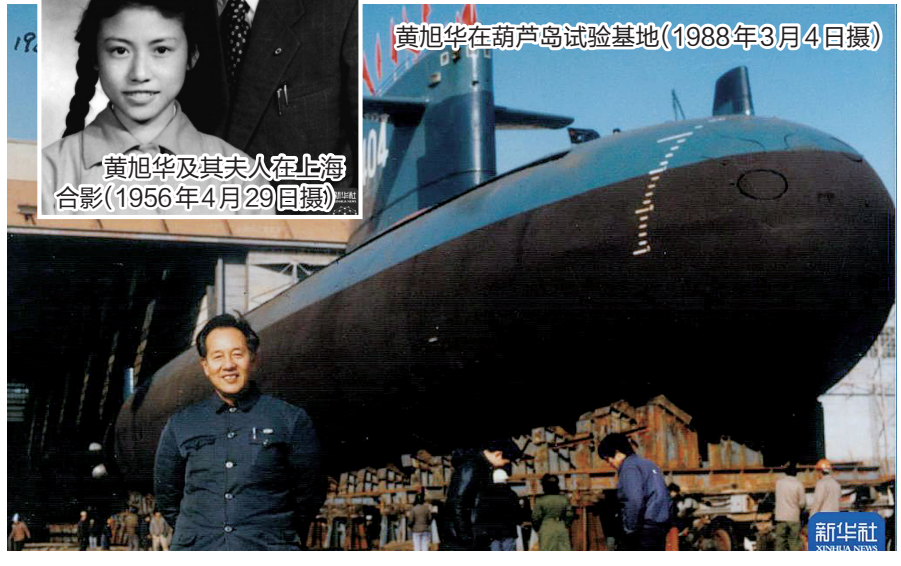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用“土”办法解决尖端技术问题。

没有现成的图纸和模型，就一边设计、一边施工，白天黑夜加班加点；没有计算机，就用算盘和计算尺，日日夜夜、月月年年，算出了首艘核潜艇几万个数据；为了控制核潜艇的总重和稳性，边角余料都要过磅称重……

——清醒的头脑就是法宝，深入调研，搜寻核潜艇的材料。

为从零零碎碎、真假难辨的资料中拼凑有用信息，他们时刻携带“三面镜子”：用“放大镜”搜索相关资料，用“显微镜”审视相关内容，用“照妖镜”分辨真假虚实。

黄旭华及其夫人在上海合影（1956年4月29日摄）



黄旭华在葫芦岛试验基地（1988年3月4日摄）

就这样，黄旭华和同事们突破了核潜艇中最为关键的核动力装置、水滴线型艇体、艇体结构、发射装置等技术。

时针转动，我国迎来核潜艇首次深潜试验。潜到水下数百米深，危险程度可想而知。

核潜艇上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，深潜后承受的外压是1吨多。艇体但凡有一块钢板不合格、一条焊缝有问题、一个阀门封不严，都可能面临艇毁人亡的结局。

设备全面检修、准备了28套500多条应急处置的预案……尽管已为深潜做了周密准备，参试人员仍面临着巨大的心理考验。

“也许我告别，将不再回来，你是否理解？你是否明白？……”艇上人唱起了《血染的风采》，一时间气氛凝重而悲壮。

这位总设计师把这一切看在眼里，他当即决定，亲自随艇下潜！

“艇的结构设计和数据测试都是安全的，我很有信心，也请大家放心；万一有情况，我同大家一起处理。”黄旭华说，我们要唱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”，去把试验数据完整地拿回来！

10米、100米、200米……核潜艇不断向极限深度下潜。海水挤压着艇体，舱内不时发出“咔嗒、咔嗒”的巨大声响，每一秒都惊心动魄。只见黄旭华，全程沉着冷静、全神贯注地记录和测量着各种数据。

成功了！核潜艇稳稳地潜到了极限深度。当核潜艇浮出水面时，现场的人群沸腾了。此时黄旭华终于藏不住激动的心情，欣然题诗：“花甲痴翁，志探龙宫。惊涛骇浪，乐在其中！”

改革开放之初，很多单位向黄旭华抛出了高待遇的橄榄枝，他不为所动。离家多年后终于回乡，交谈中发现，他在兄弟姐妹中头衔最大，但工资最少、房子最小。

家人劝黄旭华回广东工作，他用一句话便回绝了：“你们有这么好的境况，我祝贺你们，但我绝不眼红。我还是走我的独木桥，一生不会动摇。”

对国家的忠，就是对家的孝

在很多人眼中，这几乎是不可思议之事。为了工作上的保密，黄旭华像核潜艇一样，整整“深潜”了30年没有回家。离家研制核潜艇时，他刚三十出头，等到回家见到亲人时，他已是六十多岁的白发老人了。

在夫人李世英看来，黄旭华好像永远没有歇一歇的时候，有时甚至有些“痴傻”。有一回，黄旭华思考技术问题太入迷，出门时竟没发现左右脚的鞋穿反了，一路走到办公室。

平日在家，黄旭华只顾趴在书桌前埋头科研，饭也不吃，头发长了也不管。“他说去理发店要排队很久，浪费时间。”无奈之下，李世英只得买了理发工具，在家为黄旭华剪头发。这一剪，就是大半辈子。

黄旭华爱好音乐，口琴吹得漂亮，但他又是那么忙，一架扬琴摆在角落落了灰，等到想起来弹，弦已经坏了。

自称是“一个不称职的儿子、不称职的丈夫、不称职的父亲”，黄旭华对家人满是愧疚。“我要感谢我的夫人，我要上艇深潜，她支持我；父亲去世我不能回家奔丧，她理解我；女儿小时候摔倒在山沟，在医院躺了九天九夜，怕影响我工作，她一人承担了下来，我回到家里才知道……我代表所有科研人员感谢她和所有女同志！”

1987年，上海一家杂志刊登了报告文学《赫赫而无名的人生》，讲述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。黄旭华把杂志寄给了远方的母亲。母亲含着泪一遍遍地读，还把兄弟姐妹叫到跟前说，“三哥的事，你们要理解，要谅解他。”

自古忠孝难两全，黄旭华正是用一生诠释了对国家的忠，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。

黄旭华的视力一度因严重白内障受到影响，七八年里，甚至看不清女儿的脸。痴翁的眼神黯淡了下去，自觉科研生涯走到了尽头。

2018年，黄旭华做完白内障手术，摘下纱布的那一刻，他连手机上的小字都能看清了，乐得像个孩子一般。九旬高龄的黄旭华眼睛依然炯炯有神，他身上那股热情和干劲，亦如六十年前一样。

据新华社